

晓浩 主编

作者当年在西藏
的游历是比较扎实和清醒的。
虽然独步涉险到无人区，
密宗修行洞、天葬台、
骷髅墙等鲜为人知的区域和事物，
却有着相对客观、真实、深入
和细致的叙述。
文风中幽默和
生动的语素，
极像是五彩的经幡亮丽地飘展。
真是风景这边独好！

天湖之旅

冯少华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藏羚羊丛书

天湖之旅

冯少华 著

西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湖之旅/冯少华著. —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5.5

(藏羚羊/晓浩主编)

ISBN 7-223-01786-4

I.浪... II.冯... III.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8145 号

天湖之旅

- 作 者** 冯少华
总 策 划 刘立强 李海平
责任编辑 王剑箫
封面设计 翟跃飞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 20 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65 千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4,000
书 号 ISBN 7-223-01786-4/I·393
定 价 18.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天湖之旅

目录

1/ 第一章 高原走笔

3/ 浪漫的天湖之旅

16/ 鬼谷探秘

24/ 达木之行

31/ 西藏青朴修行地秘闻

41/ 藏历年，我在藏南的小山村

46/ 我在紫金出家三天

53/ 夜宿米穷尼姑庵

61/ 第二章 圣地放生

63/ 罗伯特夫妇的拉萨之旅

68/ 四个磕长头的小姑娘

71/ 人类边缘的“雷锋”

73/ 帕里情怀

76/ 舍利子的故事

天翔族

目录

81/ 第三章 雪域风情

83/ 热振帕邦塘廓节

89/ 丁嘎人，热巴舞

99/ 峻巴村的人们

108/ 药王山下刻经人

117/ 直贡堤寺踏古

128/ 拉萨穆斯林

139/ 第四章 人物写真

141/ 阿嘎活佛在拉萨

154/ 喇嘛导游尼玛次仁

164/ 还俗活佛土登曲扎

175/ 修行人贡觉曲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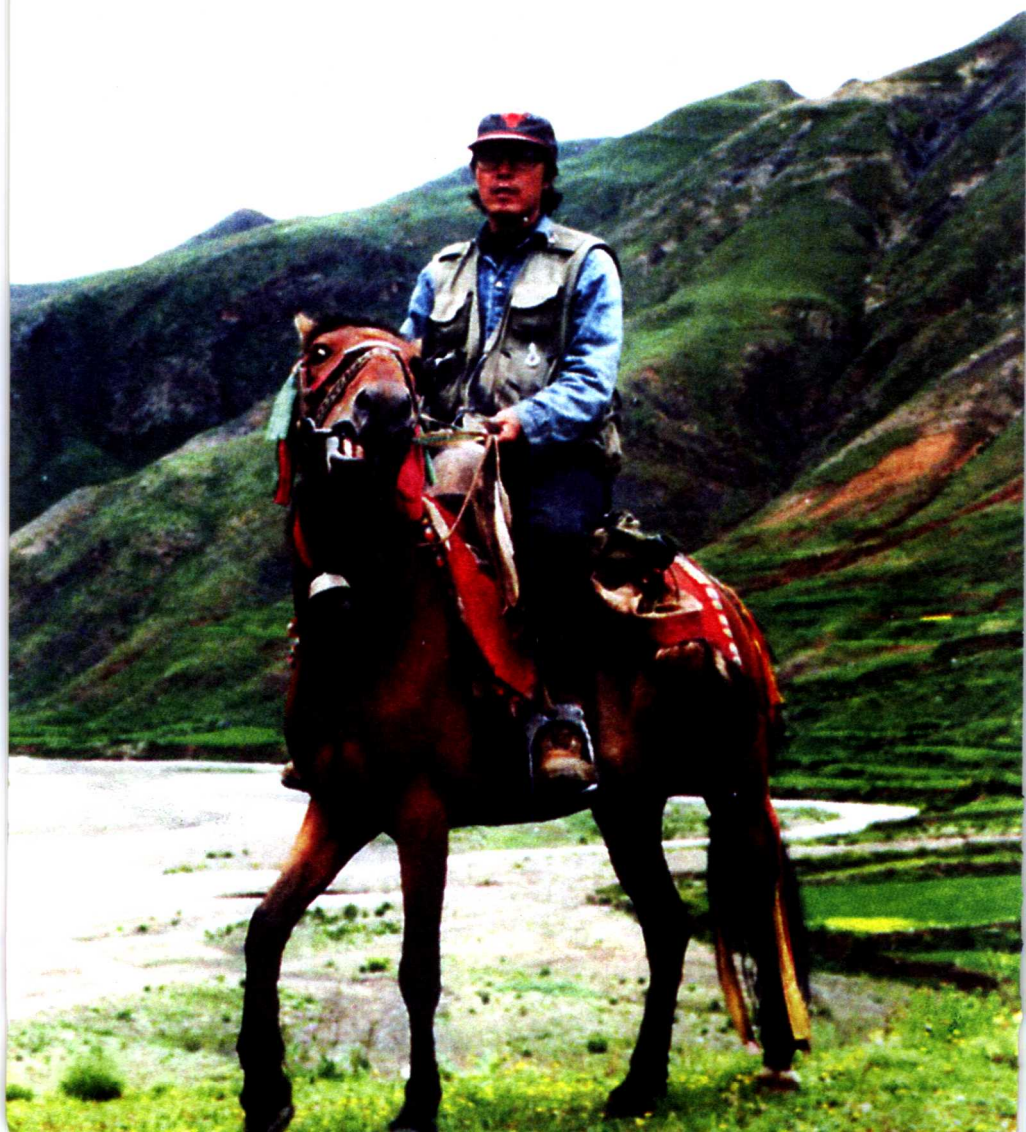
186/ 小喇嘛嘎藏玉尼

197/ 民间藏医洛桑丹增

206/ 边多一家人

第一章

高原走笔



我知道自己这辈子买不起汽车，但应该拥有一双好鞋。然而我那双军用硬底翻毛皮鞋至今依然穿在脚上，并经常和我的脚粘在一起或冻在一起。尽管如此，我的脚还是不停的走着，走着，我说过我就是那种背着包喜欢四处走走的人。

啊！一个流浪的人。

浪漫的天湖之旅

想像中比蓝天更蓝的蓝色或路上捡来的旅伴

我进了一家小酒馆。

人们告诉我说，顺着西面的拉根多山谷有条土石路，一直走，一直走到可以看见比蓝天更蓝的蓝色，那就是天湖——纳木错。我想象不出比蓝天更蓝的蓝色该是什么样的，但我知道，我去纳木错并不是为了证实这种蓝色。

我问一位热心的老头：“去纳木错有多少公里？”他很认真地伸



浪漫与天湖



出三个指头说：“尼玛松。”他告诉我的是三个太阳，也就是汉族人说的三日，意思是走三天。

公塘草原很漂亮。从当雄镇到拉根多山谷要穿过公塘草原的一个个白房子村庄。炊烟起伏，牛羊声声，处处都能使人的心情像这天气、像这景色一样格外爽朗。然而到拉根多山口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有被拦截的感觉。

“嗨！”她说。她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想。她和她的背包一起坐在路上，样子很乖，头发有些湿漉漉的。“我在等你。”

“等我？”我说。我真的被她吓了一跳，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

“我们见过，昨晚在酒馆里。”她说得很轻松。

“噢。”我说，我也似乎想起来了。昨晚在酒馆里的确有一个眼神有点尖刻的姑娘。

“我听你对人说要去纳木错，于是我也改变了行程。”她说。

“为什么昨晚不和我说说呢？”我问。

“昨晚你和别的女人在一起。不是么？”她说。她站起来，把背包背在肩上。

看来这是个古怪的姑娘，从一见面我就很被动。我摇了摇头说：“这倒好，捡了个旅伴。”我这样说并没有别的想法，因为我向来是独往独来的人。对我而言，旅伴意味着麻烦。

“你说你捡了什么？”她的问话像她的眼神一样有点带刺。

“对不起。”我说。“我们是旅伴对吗？那让我们先认识一下。”我说着伸出手。

“这还差不多。”她笑了，她的笑标志她胜利了。接着她又将我一军，“我知道你叫二马，昨晚的那个女人就这样称呼你的，就是那个胸部有点下垂的老板娘。不过，你可没有昨晚那样可爱。”

“嗨！”我说，我有点冒火。“我还不知道捡了个旅伴是不是好事，但是我已经妥协了。”

“嗨！别发火二马先生，我还没说完呢。”她说，“我读过你写的



一些专栏文章,《某种旅程》、《轮回》,还有……”

“好了。”我说,“该说说你了。”

“我姓丁,丁晓玲,叫我小丁或晓玲都行。搞画的,离家出走的女孩。”

“离家出走可有点新潮。我说小丁,我们得走快点。”我经常面对一座座空山而行,那所需要的就是勇气。然而一个离家出走的女孩子独身闯西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勇气呢?我决定好好照顾这个旅伴。

必须使我们的脚停下来

我的旅伴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麻烦,倒是我的脚——疼痛变得麻木,我知道它和我的鞋又粘在一起了。这是前几次旅行的代价,脚指甲脱落了三个,还有一些被踏碎的血泡。

我原计划在第二天天黑前翻过那根多山口,然而在天黑之前,我们刚好能看见那根多山口的红山。也就是说我们毕竟到了那根多。我没有力气了,我的旅伴小丁也一样,她说她的脚底板在燃烧。我吓唬她说,只要她再提脚的事,我就把她推到旁边的河里去喂鱼。但我知道,我们必须停下来,我们的脚必须停下来。

“你给我们带来了好运。”我说。因为背着包总要低着头走路,坐下后才发现山上有个牧场。

“为啥?”她说。她把脚放在背包上,双手抱着后脑躺在地上。

“向山上。”我说。

“有牛、有羊,还有一个黑色的帐篷。”她说,“还有几个人在向我们张望。”

“对了。”我说,“重要的是还有马。”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了。”她说。

“你如果不想继续使脚底板燃烧的话,我们就得试试。”我说。



“好，听你的。我现在怎么干？我可一句藏话都不会讲。”她说。

“站起来向他们挥手，其余的事情我来。”我一边说着一边从背包里翻找神祇的图片和电子表。

“他们过来了，怎么办？”小丁说。

“微笑会吗？你只管微笑就行。”我说。我已经准备完毕，可是当我从地上一站起来的时候又摔倒了。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一是因为脚，一是因为这里的海拔高。但是我摔得恰到好处，随着小丁的一声惊呼，其他人也刚好围上来。

“普布啦，怎么样？”说话的是个中年人，头上系着红黑两色的缨子。

“阿布啦。你好。我没事的。”我强忍着巨痛装出笑脸。

听我用藏话回答他，他很高兴。他就邀请我们去他的帐篷作客，我觉得这正和我意。一到帐篷，其它的事都将好办。我的旅伴以为我在做戏，直到她看见我的额头浸出大颗大颗的汗珠。

夜宿那根多

这是典型的牧户，一对中年夫妻和两个半大的孩子。我们被理所当然地让进了帐篷，只是旁边拴着的大型牧羊犬毫不客气地狂吠着。天黑前，男主人上山去圈牛羊了，女主人开始做饭烧茶。只有两个孩子围前围后地跟着我们，拿着我们给她们的电子表不停地向我们做鬼脸。

小丁说她要到外面转转，说不定她能画点速写。我苦于脚痛，便坐在帐篷里喝茶，慢慢地嚼着干肉。帐篷不算很大，但很紧凑。三个铺位靠在三面，中间是地桌，牛粪炉和干牛粪靠近门口，上有天窗以便排烟。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女主人点燃了酥油灯，男主人也回来了。小丁很快和两个孩子混得很熟，一手拉着一个也进了帐篷。大家坐在一起，便开始晚餐。晚餐的主要内容，除了前面说过



的茶和干肉，又增加些糌粑、两盘鲜肉、一碟加盐的辣椒面和几瓶酸奶。

我劝小丁喝点酸奶，而自己却大口地享受着鲜肉蘸辣椒面。男女主人对我们都很满意，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我趁此机会和男主人攀谈。

“阿布啦，名卡瑞？”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告诉我他叫格列，这是个很好的名字，和他头上的红黑两色缨子很协调。接着他问我小丁是我的“丢”吗？我只好问小丁我们以什么相称，小丁说随便。于是我回答他说：“热，是的。”

（丢：藏语，指女友或情人。热：藏语，是的。）

吃完晚饭，我对女主人说能不能给我搞一盆加盐巴的清水来。女主人不明其意，但还是帮我搞来了。小丁催促我说还未提租马的事呢，我说别急。

我先扒掉（不是脱掉）鞋子。像我预料的那样，鞋垫还粘在袜子上。我不紧不慢地干着，撕下鞋垫，再用小刀沿着脚面把袜子和缠在脚上面的纱布割破。闭上眼睛咬着牙，把脚浸泡在盐水里，一阵巨痛由下至上，顺着额头的汗珠，大颗大颗地流下来。其它人都默默地看着这一切，只有小丁不停地给我擦汗。她说：“嗨！你真行。嗨！”

我感到额上有一丝凉意，那是她的嘴唇——轻轻一吻。“谢谢，”我说，“我感到好多了。”我睁开眼睛，看见她的脸上淌着大颗泪珠。

“谢谢，”我说，“麻烦你去给我打盆清水。”我知道到时候了，双脚已经麻木，袜子和纱布已经脱落，只是再清洗一遍，重新换上袜子和纱布就行了。

晚睡前（我和小丁和衣睡一铺，两个小孩睡一铺，格列只好挤他老婆的铺了。）我若无其事地对格列说：“格列啦，从这到纳木错还得走多长时间？”



“睡吧，小伙子。”他说，“我刚好有三匹马。既使把你的脚放在背包里，我们一天的时间也能走到。我送你们去，现在，睡吧。”

眺望与传说

还没有闻到纳木错的气味，我就浪费了这么多的笔墨。我可以把我的马打快，不过我还是请读者耐心点。

现在，我们、我们的马和太阳光一起爬上了那根多山口。展现在面前的是辽阔的草场、蔚蓝的天空和遥远的天湖——纳木错。我当然不会像小丁那样“啊！啊！太美了！”但是我的心不可能不激烈地跳动，这绝不是因为身处海拔5618米的山口，我确实看到了比蓝天更蓝的蓝色意味着什么。我一下子想起诗人马丽华的诗句：“曾幻想能在最为动心的时刻死去。”

格列催促我们赶路，并指着南面的一座雪峰说：“瞧，那就是念青唐古拉山。”

我们一边走着，一边欣赏着这神山圣湖的秀美。我在脑海中不断搜寻着曾在书上读过关于念青唐古拉和纳木错所有知识及传说的记忆。触景生情，记忆复苏，再没有什么能比这对神山圣湖更雍容华贵的了。

传说中念青唐古拉山是世间护法神中最重要的也是最霸道的一位。为了免除对教法的威胁，率领他的随从(念青唐古拉山脉的360座山峰)时常行走于四面八方。四周的山群是他的佣人，湖畔草原是他的牧场。传说他旁边的一座低着脑袋的山，那是他儿子，因为一个劲儿地猛长被他打了一掌才至此。

与之相伴的纳木错(藏语意为天湖)，湖平面海拔4718米，碧波涟涟，明净辽阔，色彩多变。每逢羊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徒、香客前来转湖朝拜。做为念青唐古拉的情人，纳木错一度与波吉山(位于纳木错西北草原上)偷情并生有一个私生子之后，霸道的念

青唐古拉山便一怒之下砍断了波吉山的双腿。波吉山的断腿再也未能愈合，断裂处成为山谷横躺在草原上。这些富有传奇性的故事充满人性，让人感到亲切。

随着湖边和扎西半岛的步步推进，我的记忆从书本中又回到了现实。小丁问我在想什么，我说私生子。她先是一笑，然后说：“是纳木错的吗？”我说：“热。”但是这是书中没记载的，他在哪呢？这太愉快了，想一想就很愉快。

心泊这一片宁静

经过了一天的马背颠簸，如果说疲劳不够，还有兴奋。我觉得这是来纳木错的最佳季节。湖边的牧民已到远方去游牧，草场上只有幽灵般的草原鼠和黄羊懒散地伸着懒腰，尽情地享受着。一切都很宁静，静极了。偶尔有巨大的苍鹰，向我们这外来的闯入者伸展它那有力的翅膀迎面飞来，然后又掠向天空，形成一个不真实的黑影。为了寻求一点刺激，我纵马飞奔，去追赶那些傲慢而高贵的黄羊，结果黄羊跑了，跑向远方的山际，只有草原鼠警觉地把头伸出洞口眨着小眼睛在看我还想干什么。而我所能干的，无非是躺在地大口大口地喘气。小丁向我招手，并打马快跑过来，她骑马的表情痛苦不堪。我第一次骑马的时候就整整骑了三天，屁股几乎脱掉了一层皮，因而我知道这些。小丁下马后不是像我一样躺着，而是趴在地上。于是我想起了她说过的脚底板在燃烧的话，“现在是屁股在燃烧，对么？”我说。我知道从现在开始，该我取得主动了，我在她的后背轻拍两下。格列还在后面，也许他不愿意使他的马无意义地奔跑，而当他稍近一些的时候，我才听见他在唱歌。看来他、我们和我们的心情，像这太阳像这草场像这一切，好极了。

黄昏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扎西半岛，来到了湖边。把手伸进水里，像握手一样说：“你好，纳木错！”湖水已不再是蓝色，由昏黄变





得幽暗。天渐渐黑了，我们不可能再有其它的举动。格列帮我们选了一处他所熟悉的山洞做为休息地。简单地吃点东西之后，格列去照顾马匹，我和小丁又回到湖边。小丁还是趴着，我坐在她身旁，把脚放在湖水里。湖水是咸的，同样起到盐水的作用。之后我和小丁保持着同样的姿式，聆听波浪轻轻拍打着湖岸。

过了良久，小丁说：“你在想什么？”

如果有曾为动心的时刻，那么也有什么都不想的时候，而此时此刻恰恰如此。但我还是对她说：“心泊这一片宁静。”

荨麻插曲

是啊，没有比这更美妙的时刻了，任何的想法都是一种多余。回到山洞之后，我一边打开睡袋，一边想把这一切记在日记里。我是一个孤独的人，于是日记就成了我最好的伙伴，只有她才了解我心灵最深处的东西。但是她还没有记载过这么美妙的时刻。“1989年5月30日”，我刚刚写完日期，就听见我的旅伴小丁的一声惨叫。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对我说出去解个小手。我跑出洞口时，刚好看见她手提着裤子，一副惊恐的面孔，看看我，再看看身后的地下。我明白了，满地生长的都是荨麻。这是我的错，我忘了提醒她一下。

慌乱中我却说：“扎哪了？”还有比这更蠢的问话吗？小丁傻笑了一下之后才说：“流氓。”

我感到好笑，就是没有笑出声来。我对她说：“到空地上，到没有植物的地方去。”显然她那泡尿还没有撒出来。

荨麻，当地人都管它叫藿麻。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对生，茎和叶子都有细毛。皮肤接触时能引起强烈的刺痛，我已记不得受过这种刺痛之苦有多少次了，因为从不把这绿色柔顺的植物当一回事。



我有一次在藏北的某天葬台，想拍一张自己和大自然的裸体照片，所站立和所躺下去的地方都是荨麻。可想而知，后来的皮肉之苦好像自己生活在刺猬的世界。只要想一想就毛骨悚然。

山洞里很冷，我和小丁都和衣钻进自个的睡袋。小丁依然趴着，只是翻来复去，屁股在睡袋中撅得很高，看着使人有点不怀好意。如果她现在要是有点幽默感的话，我会像格列劝我把脚放在背包里那样劝她把屁股挂起来或干脆送人。然而我只是对她说：“嗨！脚底燃烧和屁股燃烧相比哪个要好受点儿？你可不能老撅着屁股，不然我会受不了的。”

“像我一样，忍着点。”她说，“看来哪一种燃烧都不会太好，是吗？”

愉快的早餐

格列昨天晚上没有回山洞。他说过他差不多认识岛上所有的人，所以不用担心他的住处。早上，他给我们提过一壶酥油茶来。他问我昨天晚上“恰巴”的一个打没打。所以我想他昨晚没回来是有意这么干的。

我只好问小丁，我说：“格列问我们昨晚做爱没有。怎么回答？”

小丁微微一笑，说：“你说呢？你想怎么回答你随便。”

我觉得我现在有点爱上我的伙伴了，我这无所谓的伙伴。我又一次想到“曾幻想能在最为动心的时刻死去”这句话。

格列说他看得出我没能把女伴照顾得满意。我知道他指的是什么。我只好告诉他，如果你想让一个女人满意，最好的办法就是离她远点。他说另一个办法或许更好，把她撕碎。我把这两种办法翻译给小丁，想知道她怎么看。结果她的回答出乎我的预料。

“这让我想起满地的荨麻。”她说。



湖光山色

随着太阳的移动,岛上的气温渐渐回升,紧接着便开始有蝴蝶飞舞了。上午我们准备绕着半岛转一圈,下午格列带我去扎西寺。分手的时候他对我们说,转岛前先转扎西门,这是当地人的习惯。

所谓的扎西之门是由两块突兀高耸的棒锤形怪石构成的,刚好位于湖边,人们也叫它湖门。上边拉有经幡,与小山相连;下有嘛呢堆,一直堆到水边。这是人们有意把湖、门、山连在一起的。

从扎西门为起点,顺时针方向,沿着小岛与水边的转经路,我们开始转岛。

扎西半岛地貌奇特,有垂直的悬崖,崖石间挂着许多各类的灌木植物。地上有许多天蓝色的小花,和湖、天融为一体。山脚处有许多溶洞,很显然是湖浪冲击的结果。这可以说明过去或远古时期纳木错的水位要高于现在。另一种说法纳木错实际是内陆海,有受制于月亮而潮涨潮落的现象。这些天然的溶洞曾一度成为修行人的最佳修行场所,扎西半岛也就成了西藏著名的修行地之一。我和小丁生怕露掉什么,从一个洞转到另一个洞,寻找着先人们留下来的种种遗迹。当我们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们才把注意力从溶洞转移到湖上。太阳刚好挂在头顶,我们的影子就坐在自己的屁股底下。由近到远,湖面由淡蓝到深蓝到天蓝到湖天一色一体,各层颜色分明,分明之间相融。此时,你不得不感谢造物主,还有什么比这更美比这更无懈可击呢?你想在这蓝色之间选择什么,那你就尽情地选择吧,她已向你敞开情怀。流浪的人啊,所需要的不就是这种情怀?